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52 年 1 月—1855 年 12 月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52 年 1 月—1855 年 12 月

1852 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 年 1 月 6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你的病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也希望你的夫人不再为那个使你深深忧郁了两天的政变^①而生我的气了。¹无论如何，请你向她和孩子转致我最衷心的问候。

我要为魏德迈写一篇文章²，随星期五开出的这班轮船寄去，希望能收到你为《论坛报》写的论当前问题的文章，我将马上把它翻译出来。的确，为这家报纸无需特别卖力。³巴纳姆在该报一些专栏中大显身手，而英文很糟糕。但它还是有某些优点，这同我们这一部分毫无关系。如果你能在星期四以前——即使是随第二次邮班——把文章寄到我这里，那你就能在星期六开出的这班轮船之前，即随星期五的第二次邮班，及时收到译文。下星期将着手写论德国的文章，而且应该迅速写完。⁴

奥地利人模仿路易-拿破仑，立即废除自己的宪法，这种卑鄙行径实在很恶劣。⁵ 现在普鲁士也将很快开始一场大争吵，——毫无疑问，奥地利背叛和出卖了普鲁士，如果后者不也将宪法废除，那它很容易被俄奥法联盟所击溃。⁶

1851 年，英国的棉纺织工业每星期消费三万两千包棉花，而 1850 年是两万九千包。全部多余的产品——甚至还要多得多——都运到东印度和中国去了；现在曼彻斯特几乎完全靠这两个市场的充斥和国内的贸易过活，因为运往大陆的很少。这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这里的情况紧张到了极点；例如，在空前丰收的情况下，棉花价格完全是由于估计有更大的销路而上涨不已，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今天收到维尔特从布莱得弗德寄来的一封短信——他打听给他写过信的那个怪人吕德尔斯。关于这头老驴是否参加过那里的阴谋以及参加的程度如何，你如能告诉我一点情况，我将非常高兴。而且将来这可能有用。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我们的营业不景气，十分暗淡。

你的弗·恩·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 年 1 月 20 日 开 伦 敦]
索 荷 区 第 恩 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昨天刚下床，今天又开始写东西。

皮佩尔怀着他那种最初十分钟的热情，自告奋勇要为我办理期票贴现，因为我不能出门，也不能按计划去查普曼那里。他在第二天晚上把钱带给了我，但是却说要把期票寄给你，好让期票在曼彻斯特贴现。我和我的妻子向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是不能办这件事的。但是他的信已经写好了，而且对我相当明确地表示，似乎我出于某种不便明说的动机给他制造困难，因此只好随他的便，让他见鬼去，我相信你会把这张纸条寄回给他。现在他把这一事实告诉我，表明他根本不是那么着急，只不过是摆一下架子罢了。这件事所以使我不愉快，是因为你会认为我办事轻率。

法国的情况好极了。我希望美丽的法国不要过于马虎地读完这个学校，而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我认为，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有了和平的拿破仑，路易 决不会模仿路易-菲利浦。而以后会怎样呢？

你知道 科伦人⁷ 并没有被提交陪审法庭，借口是这个案件十分困难，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马迪耶刚才来过这里，他用一种最庸俗的方式向我证明，说法国人能轻而易举地占领伦敦，五小时内就能在英国的所有海岸登陆。这些可怜虫太可怜了，只好默不作声地听他们胡说八道。

请快来信。

你的卡·马·

生意如何？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论坛报》的第七篇文章^①。第八篇等等明天晚上可以写好，今天我要为魏德迈写出点东西。我为魏德迈首先选定了关于英国的文章⁸，因为我不能决定去看德国报纸和写关于德国的东西。你能不能劝鲁普斯^②（我想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写点“国内新闻”⁹之类的东西？维尔特将在下星期为魏德迈写一点东西，这个星期不行。我希望后天在这里看到他，也许过一两个星期他会去伦敦，因为他又象火燎屁股一样坐不住了。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七篇。——编者注

②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昨天“太平洋号”从纽约到达这里，我明天可能收到魏德迈答应寄来的杂志^①。——但是我并不指望这个，因为他可能等定期的英国邮船。不过他应该少寄一点，五十本太多了，并且可能要花一大笔钱；而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些东西寄给谁呢？我想看一下，要花多少钱，如果他万一不能通过包裹代办所较便宜地办这件事，那末十本就足够了，因为他不能指望欧洲的订户；可能在伦敦有几户，在汉堡有几户。为此也需要一个代办所，而它是会亏本的。

希望你现在马上把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寄一篇给我翻译。

琼斯给我来信约稿。我将尽力而为，已经答应他了。¹⁰然而我的用于钻研的空闲时间接连不断被占用，这是很糟糕的。我必须设法加以安排，骗一下办事处。琼斯来信谈到哈尼对他干的卑鄙勾当¹¹，以及骗了他十五英镑的事情；他说你能够把此事较详细地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当然很忙，句子写得不连贯，还用了些惊叹号。

至于皮佩尔在期票上耍的把戏，我自然十分清楚全部投机勾当；这个花花公子大概已经察觉到，如果他要从我的腰包里骗去八英镑，必须对我更厉害些。因为我很清楚他 1 月 2 日的财政状况，所以我嘲笑他假装没有钱，警告他提防奸诈的、不可靠的伦敦证券经纪人，向他说明这张期票毕竟应当尽快地寄出，最后建议他通过魏德迈去办理期票的贴现——那时它又要落到你的手里，而且在接到支付通知时（通知仍然会寄给你或者我），就完全有理由来同这家新商号办理新的贴现业务。我欠皮佩尔两英镑，他也想要，但是这笔钱我答应 2 月初才还他。

威武的路易-拿破仑必定发动战争，这象白昼一样明显，如果他能同俄国达成协议，他大概会向英国挑衅。这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法国人自信他们五小时内就能占领伦敦和英国，这种妄想毫不可怕。目前他们确实能够办到的，就是用两万人最多三万人进行突然的海盗式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布莱顿是唯一受严重威胁的城市；南安普顿等城市位于很深的海湾内，只有涨潮时和只有由当地的领港员领港才能开进这些海湾，这种地势比一切防御工事都更利于守卫。法国陆战队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破坏乌里治，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必须极力避免向伦敦推进。如果整个大陆要共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犯，那末英国人至少一年前就会知道，而英国为了对付任何进攻作好防御工作，只要六个月就足够了。目前的警报是故意夸大了，辉格党正在竭力助长这一点。如果英国人召回十二艘战列舰和蒸汽舰，再装备十二艘处于半准备状态停在港内的各种舰只，如果他们把自己的陆军增加两万五千人，组织用米涅式步枪装备的志愿兵猎兵营，再加上一些民军，并且把志愿兵骑兵略加训练，那末他们暂时便没有危险了。但是这种警报是非常有益的，政府确实非常忽略了这件事，现在这种情况即将结束；这样，如果发生什么事，英国人已经作好准备，能击退任何登陆的尝试，并立即进行报复。

一般来说，我认为路易-拿破仑发动战争只有两种可能性：（1）对奥地利即对整个神圣同盟开战，或者，（2）对普鲁士开战，如果俄国和奥地利容许的话。但是，后一种情况很难说，而他是否敢于向神圣同盟挑衅，也很成问题；无论英国还是神圣同盟都不会把皮蒙特、瑞士和比利时让给他。事情竟紊乱到这种地步，以致最

终将由纯粹的偶然事件来决定。

在国内事务方面，发展得多么妙啊！谋害已经成为日常的现象，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愿那位仍然装成正人君子的莫尔尼先生终于下台，但愿这个高贵者^①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¹²

为布朗基政府打基础，谁也比不上这头蠢驴。

你的弗·恩·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24日刊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只写几行，因为刚刚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伦寄来的信，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收到它。你现在必须：（1）把《给泰晤士报编辑》那封关于科伦案件的信给我寄来，并附上几句话，我将把这几句话放在犯罪构成的前面；（2）用你自己的名义给《每日新闻》写一封同样的信，虽然犯罪构成本身即声明本身要用“普鲁士人”或诸如此类的署名。我认为给《泰晤士报》的信署名“博士”而给《每日新闻》的信署名“曼彻斯特商人”较妥，就是说，刊登的机会要多些。对人的称呼要用他们的头衔：贝克尔博士、毕尔格尔斯博士（！）、丹尼尔博士、克莱因博士、雅科比博士、奥托（德国科学界著名的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化学家)、勒泽尔和诺特荣克。科伦检察院是极其胆小的。此外,根据新的纪律法 法官也已经不再是“终身的”了 或者至多只是名义上的“终身”。

你为德纳写的文章^①好极了。

你从这里走后,我给可怜的魏德迈自然只能寄去一篇文章¹³。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我要设法在下星期写出点东西。我的“臀部的”情况还不允许我去图书馆。

没收奥尔良王室偷来的和讨来的财产!富尔德下台!培尔西尼!妙极了!一切顺利。¹⁴

英国资产者从 1688 年起就按传统硬把贵族集团置于行政权的首位¹⁵ 而在这种特殊的贵族集团统治之下 陆军、海军、殖民部门、筑城工程事业以及整个行政管理腐败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英国人大肆吹嘘之后,当自由派在科苏特的庇护下发出叫嚣之后,以及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之后¹⁶,一句话,在资产阶级自吹自擂的这个时期之后,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些恶棍发现,在丹麦王国里不是“有点”腐败 而是“全部”腐败了^②。此外,这些先生们也过分漫不经心地观看大陆上的斗争了。

祝好。

你 的 卡·马·

附上的两封信,至少克路斯的信,请尽快寄回来。

①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七篇。——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泰晤士报》的信^①。你在信上只需加上这样几句：“尊敬的先生，我相信把附上的信里所谈到的可耻事实公布出来，将多少有助于说明大陆上的事态。我保证这些事实确凿可靠”，等等。姓名和地址。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今天晚上交第二次邮班发出。如果你也马上把这封信寄出，那末两封信就会差不多同时到达两个编辑部，并在星期五的报上登出来。¹⁷但是这封信要在切林-克罗斯投邮，因为信在小邮局里压得太久。

克路斯的信和贝尔姆巴赫的信寄还给你。你星期六的信^②上的火漆印又被弄得乱七八糟；现在附上。这是怎么回事？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只署名德国商人。

请快来信。

你 的 弗 · 恩 ·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给 泰晤士报 编辑的信》。——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 年 1 月 29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没有人可以信赖，一切都得自己干，真叫人不愉快。由于我们的伙计的愚蠢，我给《每日新闻》的信昨天没有发出去；现在太晚了。因此 我只好把它搁下 看一看明天或者星期六的《泰晤士报》是否刊登了你的信。如果没有登，就立即把这封信发出去。现在有一个想法：弗莱里格拉特对《每日新闻》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吗？如果他给那里写信 我就可以写信给《新闻周报》和《太阳报》试一试。我们两人已经在《每日新闻》那里碰过一次钉子了。

附上给德纳的下一篇文章^①。也许可以从结束波兰问题的地方把文章分成两部分，但是最好还是作为一个整篇。如果你把它分开，你仍然可以把两部分交同一艘轮船寄出，因为从明天起一星期没有轮船。现在我力求尽快往前赶，譬如说，每星期写两篇文章，以便把这个问题写完。总共将有十五六篇。

我没有收到魏德迈的杂志^②，也没有收到他的信。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今天晚上再为他写一篇文章^③。

法国人是真正的蠢驴。马迪耶为一件商业上的事情向我求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八篇和第九篇。——编者注

② 《革命》杂志。——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英国——II》——编者注

教。因为我的妹夫 恰好在这里，他懂得其中全部奥妙，所以我向马迪耶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意见和建议。现在这头畜生听信一个对这种事一窍不通的恶棍胡说八道，来信说，他要按另一种最外行的方式来办这件事，我必须给他的伙伴（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人）而不是给他从我的妹夫（幸亏现在他在大陆）那里弄来介绍信！你记得，马迪耶给我们介绍过一个到曼彻斯特来的印花布工。这个家伙到了我这里；我尽了很大的力量帮助他，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非常尊敬他，结果这头畜生突然溜走了，连他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你的弗·恩·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是否记得有个托尔高（普鲁士萨克森）的流亡者李希特尔？是个鞍匠和裱糊工，以前在伦敦呆过。我记得在伦敦见过，高个子、黄头发，流亡者的派头，他突然来到我这里，似乎是从巴门回来，据他说，他没有证件在那里工作过一个时期，并带来许纳拜恩等人的问候，等等。关于他，除了曾见过他这一点，我什么也想不起了。我们的流亡者名册，以及普芬德或林格斯的好记性，无论如

何能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情况。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是维利希集团¹⁸的一员。如果是这样，我将立即把他赶走。这个人在这已经找到工作了。

关于科伦案件 我在《泰晤士报》上至今什么都没有看到^①。你的回信一到 如果需要 我就马上写信给《每日新闻》。美国轮船已经到达，但使我很惊奇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既未接到魏德迈的信 也没有收到他的杂志^②。也许明天会来。

你 的 弗 · 恩 ·

告诉皮佩尔，我最近几天就给他寄去那两英镑，因为新的月份开始了。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③ 2月4日于伦敦J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维尔特今天早晨动身去荷兰了。他从那里将去哪里，我不知道，可能连维尔特自己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境遇总是非常不满，至于我们的境遇，在他看来不称心的只是，我们必须呆在伦敦，而

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

② 《革命》杂志。——编者注

原稿为：“1851年，。——编者注

不是呆在西班牙的加迪斯、萨拉哥沙或某个其他该死的地方。因为自从他再次在约克郡居住以来，他就说他的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西班牙度过的。他强调他忍受不了英国的气候，因此他认为荷兰的气候大概最舒适。我们祝他一路平安，看他是不是信守自己的诺言，是不是想着魏德迈。

上星期四，即几乎一个星期以前，我把《给编辑的信》寄给《泰晤士报》了。看来，这家曾经把针对波拿巴的论战当作自己职业的报纸，现在认为有必要宽恕普鲁士了。因此，你必须同《每日新闻》接洽。如果这也失败了（我相信不会失败）那末还有《旁观者》。这大概是有把握的。

昨天乔·朱·哈尼给我寄来了他的重新出版的、篇幅略有增加的《人民之友》第一期。¹⁹但愿他是为此而离开世界八个月，并藏身到愁闷的苏格兰去了！不过，为了使你尝到这个甘美果实的味道，一句话就足够了：

“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正义被宣布为最高原则 这项原则将同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的行动准则，以及试金石等等。”²⁰

够啦！不过哈尼给了波拿巴足够的惩罚，他把波拿巴叫做“私生子路易”。

我不知道，这个“过去的亲爱者”把他的小报寄给我是否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或者他由于对我们的恶感而成了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不过，除了庸俗和“不变的正义”还有职业蛊惑者的卑鄙伎俩。他借助空谈家马西 即“自由精神”^①来反对琼斯，这个马西是城堡街缝纫工人协会的记录。一个

讽刺地暗指《自由精神》(«Spirit of Freedom») ，该报的编辑是马西。——编者注